

3. 女人与男人

被丈夫殴打的女人——给姐姐的一封信

前言：我的姐姐结婚后，常遭丈夫殴打，今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殴打后逃离家庭，独自赁屋居住，这是我闻讯后写给她的一封信。

姐姐：

辗转听到你的消息后，我想了很久，终于决定写封信给你，我没有什么话好安慰你，经过这种事的人在情感上自然有很重的创伤，必须要由时间来抚平，我所能做的——而且是值得做的——只有帮助你在自怨自怜中，听见理性思考与分析的声音，帮助你看清自己的处境的真相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：「不要哭，不要笑，但要理解。」就让我们一齐来理解吧。

你——以及其它许多女性——之所以有这种遭遇，其实并不偶然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自小受的

教导是什么？爸妈有没有鼓励过我们认识异性，了解男人？从小学到高中，我们一直被「保护」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中，不但上的是女校，连课余也不准和异性交往，爸妈的理由是：邻居的孩子不够好，其他场合认识的男生不可靠。上了大学，应该可以交些朋友了吧！不，功课第一，家庭第二，交朋友的事可以等。在这种隔离的状况下，我们对男生的了解能有多少？顶多是由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、或同学之间道听途说，得来一些模糊的概念与浪漫的幻想，这其中的神话与假相多不胜数，哪有什么真认识？

不但我们没有和异性接触，对他们没有了解，我们就连自己的身体也不了解，少女时期对异性的好奇与渴望被视为可羞耻的事，是违反道德的，是女性最大的罪恶，搞得我们不曾真正接纳过自己，不曾真正视身为自然正常的人，好像维持圣女形象才是天经地义的。我们周围的人教我们：有欲望是不正常的，女人只有到结婚那日才可以（突然的）有欲望，而且这个欲望的对象（恰巧的）就是自己的丈夫。因此我们中学时喜欢男性的倾向是应该压抑的，学校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，要我们剪齐耳短发，穿不合身的制服，不准有任何装饰或变化，这岂不都是在制造我们无性的假相？都在尽力消除可能使我们看来是女性的迹象？

我们不知道异性是怎么样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，在这种先决条件下，我们怎么知道如何和他人相处？社会告诉我们：女人的归宿是男人，是婚姻，她自己是没有什么成就什么的，

没有婚姻，没有男人，一个女人便不是完全的，不是正常的。（小时候我们常想嫁给西点面包店的小开或服装店老板的儿子，以便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，便是这种想法的最早表现了。）难怪女人到了二十七、八尚无归宿便被视为「拉警报」，必须尽快找个对象才行。想想看，有多少我们的朋友是在这种情形下将就成婚的。

这种社会制约不但施在女人身上，连男人也承受同样的压力。他得孝顺父母，不可因太太而放弃自己养己的父母，他得在小家庭中万事作主，作一家之主（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男人是女人的头）。他不能表现出懦弱的样子，若是在什么事上受了挫折，千万不要向太太诉苦求同情，相反的，真正的男人要一肩子担起来：要是有不快之处，尽管向太太孩子发泄，打骂是一家之主的专利。我们看过爸爸常常发脾气，当时不明白是因为什么，现在才明白，他找不到东西或遇事不顺时，心情很沮丧，自己无法处理这种情绪，所以发泄在太太和小孩身上，一方面借此震怒确立权威，另一方面因发泄而解除自身的压力，一举两得。可是，苦的是我们啊！

你想想看，你又是为什么遭夫丈殴打的呢？大约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事吧！我看，也是被当成了发泄不快的方便出口了。

我个人认为，打太太是一个男人所能做的最可怜最可耻的事了。自己不成熟，处理不了自己的情绪，迁怒到太太小孩身上，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切齿的事了。我气的不只是男人打女人，而

是不成熟的人还想用暴力来确立权威；自己已经够低贱了，还要把别人压得更低以便自命了不得，我们在爸爸身上看见了最好的例子，他的权威不是建立在什么真正可敬的品质或过人的能耐上，而是大嗓门、凶神恶霸的面容，和落在妈妈及我们身上的拳头上。真是可怜啊！

他可怜，我们更可怜吗？挨了拳头还得忍气吞声的继续尊敬他，服从他。这不是爱他，体谅他，反而是纵容他，让他继续幼稚下去。

现在看穿了这一点，我绝不容许自己再屈从于这种权威之下，他可以用幼稚，他可以用暴力来压人，他可以不要真正有意义的人生，我还想要！我不要因为「爱」或者「孝」这种抽象虚幻的字眼放弃无穷可能的生命，更不要为社会上其他只知盲从规范而不批判思考的菜蛋如何看我，而改变自己想做的事。这些人的规定与意见已左右了我的前半生，我不想再让他们控制下去。

说了这么一大篇，主要想讲的是：事情到了今天的地步，不全是你的错，不是你决定结婚时判断错误，不是你婚后未尽好太太的责任，不是你家教不好，更不是你命苦！

真正要担起绝大部分责任的是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家庭：是他们的制约培养了我们狭窄偏颇的观念，使我们认为社会及家庭为我们所计划安排好了的出路，是自然天生的，是唯一的；是他们的制约扭曲了我们人性与人格，使我们不接受自己，因此也无法接受别人；也是他们的制约告诉我们，如果工作不顺利，家庭不美满，那一定是我们个人的错误或愚昧，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

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制约我们呢？我认为在家庭和社会的层次上，是同一种心态的不同表现而已。爸妈不要我们自由的发挥潜力，做个完全发展的成熟人，主要是因为他们怕，他们怕我们超出了他们的控制，怕我们不走他们要我们走的路。怕我们不替他们实现当年未达成的目标，怕我们表现得和社会规范不同，以致于他们受同辈同伴同侪的轻视与嘲笑。根本来说，他们怕丧失权威，怕丧失建立在这些权威上的自信。

在社会的层次上，它不要我们做独立自主、有主见、能判断的人。因为它也怕，它怕我们不按既成常规做事，怕我们不按牌理出牌地扰乱既有的权力结构，怕我们强迫它改变，怕我们要求子女从母姓、个人有权更改姓名、及离婚后子女抚养监护权归母亲等等。它和我们的父母一样，渴求有全面的控制力，并对所有可能危及这种控制的行为及言论加以惩罚；更明确的说，它用道德、法律、舆论、人言等管道来制约我们，操纵我们。

也许你觉得真心地爱过丈夫，可是，退一步来想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制约与教导，你爱的会是他吗？会是社会制造出来的那些扭曲了的男人之一吗？还有，你会到了三十岁匆匆结婚吗？

社会不但塑造了我们的生存空间，更为我们预备了各种安慰与辅导，以免我们有挫折感。对那些照着它的步伐前进而不幸失败的人，它预备了张老师、宗教团体、好朋友等等，你想想，是它造成了今日的你我，那么它为我们准备的填破洞方法会好到哪里去呢？恐怕只是由油锅逃进火

堆而已；它为我们预备的不过是用另一个权威代替它自己的权威而已，我们仍在罗网之中。

我说了这么多理论方面的东西主要是想说明，自己坐在房中冥想或依赖精神寄托式的解脱才真的是逃避，不先了解整个社会机构如何运作，我们如何能了解自我呢？不看清塑造我们的大环境，怎可能明白自身的处境？

结论是：要想找到下一步行动的方向，不是辅导式的约谈或自我反省可以达成的。我的建议是先看一些书，了解自己如何在社会的制约之下成为今日的你我，不了解「人对性的需求是自然的」，不明白「人言与道德之非理性根据」，我们很可能永远在这些陷阱中打转，由一头撞到那一头，永远做牺牲者，永远自伤身世而不谋改变环境，永远做一个痛苦矛盾的顺民。

刚结婚没多久，我想你就已知道丈夫的毛病，但是你没有正视它们，也没有设法解决它们，只是一口把它们全咽了下去，为什么？这需要分析。五年后你逃出家后，想得到什么？也值得思考。有没有勇气与决心，不受他人的流言影响你的决定及抉择，更值得衡量。一言以蔽之，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，继续在原来的圈子中打转，或是突破困境寻求新生，就在此时。

想逃来美国？那可真是逃了，但是即使你留在台湾，一样可以有突破。若是决定离婚而不愿再相见时的苦恼，可以换工作，搬离台南——人的客观环境先改变，才有可能进行彻底的改变主观情况——离婚不是什么可耻的事，只不过是工业社会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已，这种现象以后

只会有增无已，成为社会的常态。继续和他厮守？我不对一个人个性上戏剧性的幡然悔悟抱很大信心（除非他的客观环境有极端的大变动，再也回不到原先的安全感中），也不相信破镜可以无痕地重圆。

当然我不能替你做决定，因为，无论走哪条路，承担后果的都是你，我只能建议你思考某些事情而已，此外，就只能默祝你找到方向。

说了这许多，不外是关切我最亲爱的姐姐而已。我说的也许和你周围的人说的不太一样，但这是我个人学习及思考的过程所得，有心理学、社会学、和政治学等等的理论基础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一句话，凡事要追根究底才可能了解真相。

有人说：万事交给神或佛，祂自有安排。

我说：唯有科学且系统地分析人在社会中的情境后，人才可能真正面对事情的根源；否则，即使用力出拳，没打到目标而只振动空气，那也是浪费力气，于事无补。把自己封闭在神秘的宗教真空中祷告，就好像闭着眼睛然后说问题会自己解决，那才是不敢担负责任的鸵鸟心态——你不自己亲身去处理问题，就永远只是一个需要别人呵护的弱者，永远没有突破的新人生——叫我们向神寻求慰藉的那个社会人群，正是使我们走上绝望之路的同一个社会与人群；因此，要做的事应该是彻底看清社会运作，谋求如何改变那使我们需要慰藉的情境。

好
祝

二妹于八月七日

健美小姐与选美

大部分人听到「健美先生」时，就会想起那些肌肉油光发亮，雄壮结实的大力士；他们把身体上的大小肌肉都练出来，象征对人类身体的征服与控制。

和健美先生一样，现在也有不少健美小姐，辛苦地锻炼身体上的各种肌肉，发展人类体能的潜力。

可是有些人却对这种健美小姐大不以为然；他们心目中的「健美」是细腰耸乳和肥臀，是三点式泳衣最能衬托的「魔鬼身材」。这种「健美」的标准是性别歧视社会从人的幼年开始就不断灌输给人的。许多人经过这种洗脑后，对「美」的判断标准也会和性别歧视社会所教导的一致。

过去中国社会所鼓励的「美」，无疑地是一种病态和不健康（例如，缠足），现在的社会仍然未对女子体能和肌肉的发展加以鼓励：比如中学里面除了把家事课和工艺课分开，也把体育课分成男女班，对女生的要求比较松；大学里女生的体育课则是韵律课，其目的是「培养优雅仪态」

以供男人欣赏把玩而已。

一个男人如果从小上女生的体育课，从来也不被要求拿重物或搬东西，父母不鼓励他玩球，只给他买洋娃娃，他长大后的肌肉也会和一般女人的一样。社会排斥弱不禁风、纤纤细腰、柔若无骨的男人，却把这类特征说成女人「健美」的标志，其目的不外乎延续「女人必是弱者」这个神话。

一个社会团体压迫另一个团体的时候，这个压迫者常常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被压迫者，以致于被压迫者采取了压迫者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甚至审美观。性别歧视社会中的审美观就是一个例子，在这种社会里，女人对自己的美丑判断完全由男人的眼光出发，而不是女人本位的判断。

同样地，在种族和民族压迫中，也有类似的现象；很多美国黑人以皮肤色浅为美，以长得像白人为美，完全没有从非洲种族自己的特征来判断美丑。很多第三世界的人民逐渐地接受白人特征的美（如高鼻子、耸乳、深眼窟……等），很多第三世界的艺术家也都以西方模式的美为宗，受到白人审美观的左右。

占优势主宰地位的种族或民族是怎样塑造被压迫者的审美观呢？他们不但在艺术品中表现其审美观，也在通俗的电影、电视、选美会、模特儿展示、广告、橱窗假人展示……等等之中不断地加强其审美观于被压迫者。如果有被压迫种族的女人在选美会中得到名次或在电影中挑大梁，

我们通常可以发现，这类女人都具有较优势种族的特征。比如近年来当选美国小姐的一些黑人，她们长得都很像白人，一点非洲样子都没有。表面上看来，选美会是大公无私，没有种族歧视的，骨子里却是说：黑人是不美的，只有像我们白人才美。表面上看来，少数民族当选美国小姐是「提高少数民族地位，改变形象」，骨子里根本是更进一步的压迫与歧视。

现在台湾恢复选美活动，让女人穿泳衣展示肉体。有些赞成者说选美会并非歧视女性的活动，但不管他们怎们辩解，他们无法解释，为什么不举行男人选美会，穿泳衣展示一下？为什么女人选美会，只谈「美」，不谈「健」？台湾若一定要举办女人选美会，应当比照健美先生的选拔标准，选拔「中国健美女士」，然后参加环球选美，和那些丰乳细腰的各国小姐「比美」。这样做，一方面可鼓励女人注重肌肉体能的锻炼，另一方面由于此举必然引起世界注目，得到各国妇运人士的赞扬，让全球知道台湾是一个绝不剥削侮辱女人的文明进步国家，因此才能真正提高台湾的国际形象。

家庭主妇之骄

不久之前，读到妇女版上的一篇文章，〈家庭主妇之骄〉，作者韦晴谈到因为她丈夫赶写论文，「忙得晨昏颠倒，起居不定」，她就放弃了大学教职及杂志编务，飞到美国做家庭主妇，并且以家

庭主妇为傲。

对于韦晴的选择，我相信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或反对，（包括她父母丈夫在内），因为这是个成年个人的决定。但是赞成这个选择的人，却应该考虑一下赞成的原因。这里涉及的不再是韦晴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社会观念的问题。

我认为如果大家觉得一个女人作韦晴式的抉择，并无可责备之处，大家也应该坚持当一个男人做韦晴式的抉择时，亦无可责备之处；换言之，倘使一个男人知道他的妻子在国外因赶写论文，忙得晨昏颠倒，起居不定，因而放弃事业，做家庭主夫，他亦绝无可责备之处。

如果做家庭主妇是值得骄傲的事，做家庭主夫亦应引以为傲才是；我们没有理由采取双重标准。我们有什么理由主张，女人是次等人，因此可以为家庭小孩丈夫放弃事业学业，而男人却不必？如果为家庭爱情而牺牲个人自我实现并无不当，那么男女都应该考虑做这种牺牲。

在海外常见到的一种情形是，夫妻俩人原都是留学生，但生了小孩之后，就变成先生一人念书，太太在家照顾小孩了；这种情形不能不说是歧视女性的观念作祟。因为要生小孩既是夫妇俩人的决定，夫妇理应共同照顾小孩。如果说小孩与夫妇俩人的学业不可得兼，并不是非得其中一人牺牲不可，因为生儿女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义务，传宗接代已是很落伍的思想了；如果做丈夫的不幸有这种落伍思想，那么他应当自己负起养儿育女的责任。

或许有人说，我在这里所讲的原则，是不可及的理想，现实社会的男女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；女人只能接受这种不平等，而求点滴的改良（例如，请男人也分担家务，或对女人温柔一点等等），因为男女就是不平等嘛。

在帝制时代，也常有人对被皇帝压制的平民说：现实社会的帝民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，皇帝生于皇家，就是和平民不一样，平民只能接受这种不平等，而求点滴的改良（如请皇帝少抽税少征兵等等），因为帝民就是不平等嘛。

但是帝制不是给推翻了吗？只要被压迫者开始要求平等，没有一种压迫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。

他，为什么反对妇女解放

什么样的男人会反对妇解？为什么反对？我们只要观察一下社会上其他歧视与压迫的社会心理现象，就能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。

有一种常见的歧视心态是：「我虽差，但还有人比我更差」。很多权势之家中盛气凌人的家奴也具有这种心理，故让我们姑且以「奴仆的自我安慰心理」称之。

像上述这种心理也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表现，比如说，性无能者因不能符合社会所要求的男人

形象，往往对女人表现异常的侵略性，还有一些男人因不敢去改变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，只好努力压抑自己的同性恋倾向，常常去练身体或故意表现男子气概，均是同一心理之不同表现。

总之，「奴仆的自我安慰心理」就是，人在被上位者压迫之后，社会为了排除他的挫折情绪，往往鼓励他借着歧视别人，也来过过做压迫者的瘾，「虐待与被虐待」的双重心理就正表现在这种「比不上，比下有余」心理之中。

还有一种可从美国的黑白种族歧视中观察到的心理是：「我是白人，因此必须比黑人表现好」。这种心理的来源就是，把社会中人为的安排，当作天生自然的宇宙秩序（天理），姑且称之为「人为的当作自然的错误心理」。抱这种心理的人，常为了保证自己比黑人好，就绝不给黑人机会，因此歧视黑人。一旦黑人表现比他优秀，地位收入等都比他高时，他所熟悉的「自然秩序」就会崩溃，他就会怀疑自己是否够格为「优秀种族」，因此他要尽力避免有这种情形出现。

反对妇女解放的男人基本上就具有上述两种心理。这些男人在社会上不能做主人，只能做别人的奴仆，但是又因为怯懦，不敢和在上位者争平等，因此只好回家做主人。「奴仆的自我安慰心理」表现了他们的怯懦，不敢改变现实社会中的阶层控制关系，只好找一个比自己还「低」的人来自我安慰。他们害怕妇解会危及他们在家中的主人地位。这种男人就是「在外受气，回家出气」的典型。

那些认为「男人天生就比女人强」的男人，就是有「人为的当作自然的错误心理」，这类男人绝不敢娶身长比自己高的女人，或学历比自己高的女人，或样样都比自己行的女人，以免粉碎他心中的「自然秩序」，进而怀疑自己是否够格为「男人」？他们之所以反对妇解，又是怕女人会因此在学识能力上追求精进而胜过自己，或害怕太太不再比自己无知而失去对她的控制，基本上是种缺乏自信的自卑心理。

他，为什么反对妇运？答案因此是：懦弱与自卑。